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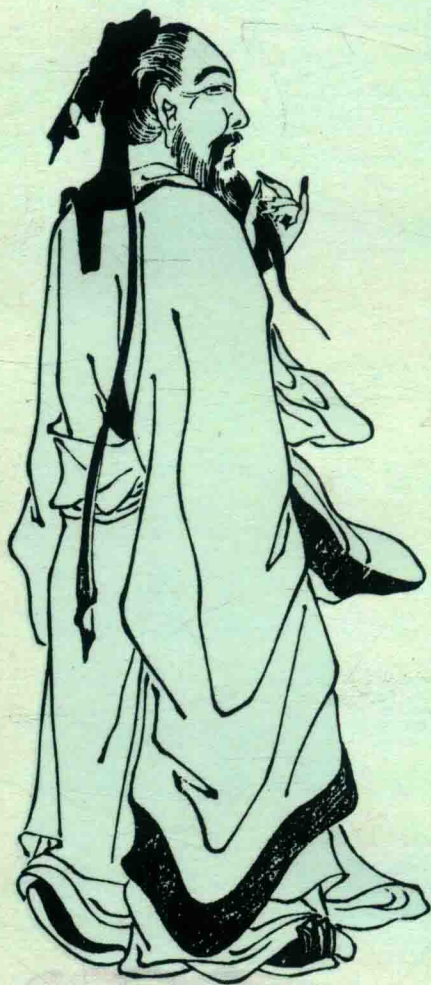
辨
证

详
注

确
译

庄
子
注
译

刘贯一
注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辩证 详注 确译

庄子注译

刘贯一 注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子注译/刘贯一注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18-0472-1

I. ①庄… II. ①刘… III. ①道家②《庄子》-注
释③《庄子》-译文 IV. ①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073 号

庄子注译

刘贯一 注译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25
字 数 54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472-1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序 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涌现出众多思想家，犹如群星闪烁，璀璨夺目。先秦诸子的思想，是我国古典文化的辉煌篇章，它不仅影响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深刻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庄子就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位思想家，是老子之后道家的又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是其代表作。

《庄子》是先秦道家代表著作之一。从现存的晋人郭象《庄子注》算起，评注《庄子》之书数以百计。可惜的是，从古到今，《庄子》一再被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误解乃至曲解。儒家挈之以合儒，释家引之以证释，千歧百出，莫知其旨。自汉以降以神仙家的观点注《庄》自不必说；魏主曹丕为将士人注意力从政治移开而安于现状，提倡淡泊名利旷达适意，魏晋则开以纵放避世、蔑视礼教之义注《庄》之先河，迷雾渐播，以至于蒙蔽近代和当代；以后有参照佛义注《庄》的，有牵合儒义注《庄》的，等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又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老庄道家学说与儒学在仁、义、礼、知、学等几乎所有范畴方面的主张都是针锋相对的，但由于历代帝王都是儒道并用、阳儒阴道（法），而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是帝王的秘密武器，是不可以公开示人的，于是就把本来与儒学相互反对的道家学说通过曲解，与儒学调和起来，造成表面上的统一战线。近代又以“自然规律”释“道”，用现代科学附会《庄子》，给《庄子》披上了一层现代的和科学的外衣；近三十年来，经由大、

中学校教科书的宣扬，所谓庄子“追求精神自由”、“不与统治者合作”之说风靡天下，在青年学子中造就出众多的庄子追捧者。历史上诸多谬说遮掩了《庄子》的真实面目，庄学就是这样经过历代误解和曲解形成的。

庄子距离我们大约已经两千一百多年了，由于社会的变迁，文字的古奥，理解《庄子》的学说已属不易，再加上道家庄子学说的政治特点和意图决定了其文章的隐晦性；《庄子》使用了极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大量运用寓言，其言吊诡，曲折隐喻，使人难以理解。这样的情况给理解和注译《庄子》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也给虚假庄子理论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现有的《庄子》注本，在关键地方的注释不是含糊其辞，就是公然改变原文词义；解释往往相互抵牾，不能自圆其说，翻译屡有以意逆志的所谓“意译”的现象，无异于自说自话。这种绑架语言的注译与真实的《庄子》必将是郢书燕说。愚者千虑，竟有一得。笔者对于《庄子》全书，从历史事实和文本自身固有的含义出发，正本清源，以至于豁然贯通，历来无法解释的所谓《庄子》思想体系的“矛盾现象”，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理解《庄子》的障碍涣然冰释。

怎么分辨真假《庄子》？首先看是否忠实于《庄子》原文。请读者朋友看一看，现代的《庄子》注本只要是对《逍遥游》“圣人无名”的“无名”作了注解和翻译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说成是“不追求名声”。“无名”是两个古汉语词，“追求”这个词显然是无中生有。这样的解释或翻译无疑背离了原文。其次是文意贯通无碍。本书的注释和翻译严格遵循古今汉语自身词义和句法规律，忠实于原文；对影响文句理解的词尽量加以注解，注解力求严谨、准确，坚决摒弃不符合传统的“某字通某字”的以意逆志的曲解，个别情况下，为了与曲解划清界限，则引用典籍文句以表明其依据；翻译也恪守直译的方法，不靠“顿悟”，不用“意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力求恢复《庄子》的本来面目，以便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能阅读理解这部先秦典籍

的真正含义，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贡献绵薄之力。

为利于读者阅读理解，本书每一篇前有题解，提示篇中大意，特别是对《庄子》寓言寓意的概括，力求准确贴切，填补了当今资料中《庄子》寓言寓意缺失的空白，对读者更有切实帮助；原文后有注释，对词义作尽可能详细的解释；辨正则对历代的误解和曲解详细论述，廓清误解，是正疑谬，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庄子》本义，加深对《庄子》思想的认识。

—

庄子，名周，战国中后叶人。《史记》说庄子是蒙人，曾经做过蒙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蒙地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庄子生卒年月很难确切考定。人们是根据《庄子》中和惠施的交往，惠施为相的时间，特别是《庄子》书中庄子过惠子之墓一事，推知他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9年至前286年。司马迁之后刘向的《别录》（司马贞《史记索引》引文）亦可作参考。

《庄子》书中的故事都是寓言，是庄子根据表达的需要随心所欲凭空编造出来的。《庄子》中众多寓言人物的名字就是所要表达的寓意，例如“儵”、“忽”、“浑沌”（《应帝王》），“知”、“无为谓”、“光曜”、“无有”（《知北游》），“少知”、“大公调”（《则阳》），“无足”、“知和”（《盗跖》），等等。故事中的人物的名字就是故事的寓意，稍有一点社会常识和生活逻辑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故事明显是杜撰出来的。《庄子》的寓言往往把不是一地、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拼合在一起说事。比如《田子方》写道：“庄子见鲁哀公。”《徐无鬼》说：“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而立。”庄周生活的时代在鲁哀公去世150年之后，绝不能拙儒生于鲁哀公之前。孙叔敖是楚庄王的执政卿，当时孔子还没有出生，两个人不可能聚会。因此，《庄子》中的寓言是表达寓意的需要，不能当作史实。《山木》写的

“庄子衣大布而补子”、《外物》写的“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河监侯”和《列御寇》写的“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这些有关庄子家贫的描写同样也是寓言，也是表达寓意的需要，不能当作庄子家贫的史实。

先秦思想家事迹最难考见者莫过于老子和庄子。庄子活着时，履历不显，声名不彰，加以秦时焚书，先秦史料星散，近两百年后西汉人对于庄子的生平事迹已知之甚少。司马迁作《史记》写的《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小传仅有二百三十五字，其真实程度恐怕不高，尤以其后半部分一百零二字写楚威王派人许庄子为相一事，最受近人质疑。况且，司马迁写的庄子小传就有依据《庄子》书中寓言来写庄子生平的迹象。《秋水》中有：“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列御寇》中则有：“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司马迁庄子《本传》中庄子拒楚威王之聘是这样写的：“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自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显然，司马迁是将《列御寇》中的牺牛和《秋水》中的曳尾涂中拼合在一起，构成了拒聘的故事。我们现在的人却根据司马迁对寓言的捏合来作为庄周“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史实，盛赞庄周所谓高洁人格、恬淡人生，庄周若地下有知，是要掩口窃笑的。现在的人在评论庄子时，总不免称赞“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却不知“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是虚假的谰词。须知，庄子主动游说赵文王杀害了三千多庶人剑士，《庄子》中多处记述的“心养”之法和人

君“不死之道”、“除患之术”，无情地将“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之说打得粉碎。

二

“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虚假认识及其与《庄子》中其他寓言相矛盾的现象，说明了人们并不了解《庄子》的本义。其实，矛盾现象不限于此，还有不少。

整部《庄子》始终围绕着“圣人”立论和阐述，可以说是以“圣人”为本位的政治哲学。《天下》篇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可见圣人至尊，圣人至神。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胠篋》篇却诅咒“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呢？

又如，《庄子》是一部独立的系统的著作，虽然现存的篇数没有像《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那样多，但现存本一直保留着晋代郭象注本的原貌，司马迁所作的《史记》本传中已见到现存于《庄子》的部分篇名；然而，自宋苏轼倡庄子对孔子“阳挤阴助”说而以《让王》、《盗跖》等四篇为伪书后，元、明、清各代的学者如黄震、焦竑、王夫之、姚鼐和近代一些学者都认为外、杂篇不是庄周的作品。

再如，现在流行的对庄子的认识和评价，其自身矛盾重重。时人对庄子的认识是，一方面谴责人为征战的恶果和社会不公，一方面又希图让人安于现状；一方面指出事物的对立转化，另一方面却又大倡不可知论……全书反复倡导无为而治，顺乎自然，但个别篇章又滑向“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天道》），甚至《天下》篇还提出所谓“外王”的概念，以与“内圣”相对。

我们不能不想到，作为道家的重要代表著作，语言精警，寄寓深刻，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影响深远，《庄子》会出现观点相互矛盾的现象是难以想像的。

诚然，《庄子》像其他先秦子书一样，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自

郭象起，《庄子》文本一直保持稳定，没有窜入伪作；《庄子》抨击“圣人”与阐发圣人之道并不冲突；《庄子》的思想体系基本上一以贯之，并不前后矛盾，庄周也没有糊里糊涂偏离初衷。

问题出在哪里？不在庄子，在自古以来的注解者，在我们没有真正读懂《庄子》。

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看，《盗跖》、《渔父》、《让王》、《说剑》有毁孔内容，所以苏轼、王夫之等人认为是伪书。现代的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了《逍遥游》，就认定《庄子》是讲人生哲学的书，是所谓“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知道这是讲人君的避祸保身和优游自乐之术。读了《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就认为是庄子是对统治者的批判，是指斥诸侯的虚伪；殊不知庄周在封建（封邦建国）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时候，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对顺应时代潮流、施行仁义顺应民心的权臣登上政治舞台者的诅咒，对封建国君的丧国痛心疾首。道家老庄讲“无为”从来就是站在人君（即“圣人”）的立场上而言的。帛书《老子》七十六（对应于王弼本七十四章）章说：“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不伤其手矣。”杀民要让有司去杀，人君自己动手杀民是要伤害到他的手的。《庄子》多次说到拥有土地和人民的帝王要役使他人（“物物”）而不被他人所役使（“不物于物”），并且，人君“无为”是由天和道决定了的，所以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就是很自然的了。

庄子否认认识标准的客观性，从而对知识抱否定的态度，构成了他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主义。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表现在《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应帝王》、《知北游》、《秋水》、《天道》、《则阳》诸篇之中，其中尤以《齐物论》和《秋水》两篇集中地阐述了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庄子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有待”的，用今语说就是各有其所依存的对应事物；而且，是没有质和量的规定性的。他在《齐物论》中

强调：“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秋水》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庄子不仅从相对主义出发提出事物是相对的，而且也从相对主义出发提出认识也是相对的。在他看来，世间根本没有是非的界限。他在《齐物论》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为什么庄子要讲“齐物论”？他不是空谈认识论，而是有政治的功利性的。这表现在他的方法和目的上。怎么“齐物”、“齐论”？途径是化其相待若其不相待。没有大小，没有是非，万物齐一，实际是泯灭是非，消灭知识。怎么实现“齐物”、“齐论”？就是“和之以天倪”，这样，民“侗乎其无识”，使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在这一问题上，作为道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配合默契，可谓同一战线的两翼：庄子主攻认识论，老子则向君王献上治术，“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帛书《老子》二章），“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无为而已”（帛书《老子》三章）。而两者的目的则是一个，那就是消灭知识，乃至消灭民认知的能力，使民倒退到如刚出生的婴儿那样混沌无知。圣，就是睿智，就是智慧；知，就是知识。在道家老庄的政治哲学里，是把圣、知提到贵族国家政权存亡攸关的政治高度来认识的，是统治天下的利器。庄周说：“彼圣知者，天下之利器也。”（《胠篋》）并且，这利器是统治者独自拥有并秘密使用，不能让天下人民知道，所以老子和庄周都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绝圣弃智”是道家老庄献给帝王的基本统治之术，《庄子》中多处对知大加挞伐就是必然的了。

在大倡不可知论这一点上，作为哲学，《庄子》不但没有陷入逻辑矛盾，反而是相当严密的。没有是非，取消知识，反知愚民，是由“道”推导出来的。道是虚无，是混沌，是“一”，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齐一的，是虚无的，民的心是浑一的，是无知的；这些就构

成了“无何有”的“道德之乡”，帝王（即“圣人”）以此为生存环境和统治环境。《庄子》中在说到圣人之游的时候，或是说“游于无何有之乡”（《应帝王》），或是说“游于万物之祖”（《山木》），或干脆说“游于无有”（《应帝王》）。没有是非，没有知识，进而没有“人”的“无”的境界，是帝王的法宝，有无穷的魔力。《齐物论》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此之谓也。

三

自古至今，除了人们对庄子著作的真伪争论不休之外，对庄子思想的诸多“矛盾”也困惑不解，论者横看成岭侧成峰，结论总是相互龃龉，不能贯通；没法解释。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理解《庄子》，还须探究它写的是什麼，宗旨是什麼，否则，总是以“写人生哲学”来看待《庄子》，就会永远困在迷宫中而找不到出口。

庄周生活在社会剧变的战国时期，封建（封邦建国）贵族制度开始崩溃，国与国之间，政由强国，诸侯征伐；各国内部，强势的私门顺应民心，逐渐强大起来，有的取代了旧贵族国君的地位。王官失守，知识开始传播于民间，促进了平民意识的觉醒，民和奴隶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逐渐获得解放。这个时候，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著书立说，言天下治乱，并且互相辩难，这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争鸣。梁启超说，诸子皆归宿于政治。诸子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的转型而出现的混乱，讲治理天下的学问的。《庄子》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道家的重要代表作，庄周出身于贵族，司马迁《史记》记载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里的“道德”就是指的道家。讲政治，诸子是一致的。司马谈接着说：“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遗憾的是，后世的情况让司马谈言中了。人们看不到《庄子》的原意，只能像瞎子摸象那样，摸着腿说像柱子，摸着尾巴说像蛇。庄

周出身于贵族，对民渴求知识及其造成贵族统治秩序崩溃深恶痛绝，他说：“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胠篋》）对贵族“丧天下”耿耿于怀，对奴隶既歧视又残酷，他说：“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田子方》）这样具有强烈政治感的人不可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空谈“人生哲学”。正是人们误认为《庄子》是讲人生哲学的，所以对《庄子》里讲的政治视而不见。现在有的研究《庄子》的学者就把《庄子》各篇中被他认为是政治论的部分都说成与庄周思想不类而定为非庄子学派所写，或者羸入，其实王夫之就是这种认识；有的学者则对《大宗师》中主张大量杀戮民的一段话——“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茫然无所适从，说：“所述内容不似庄子的思想和主张，跟上下文内容也不连贯，嵌在这里前后很不好串通。”这正应了苏轼的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际上，只要不是心存偏见，入主出奴，而能依据客观事实，面对《庄子》中俯拾皆是的人君“愚民”、“不死之道”、“除患之术”，特别是作为《庄子》全书结语的《天下》篇中，庄子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概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两千年前班固所说的道家是“君人南面之术”的评语。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人们发现的问题，其实，还有不曾被人当作疑问而提出来的问题，《庄子》中还藏着千载不解的谜。例如“藏天下于天下”（《大宗师》）。自古以来，谁能对“藏天下于天下”得其解？“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这可以理解，因为小的东西可以藏在比它大得多的东西里；然而，说“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遁）”，这怎么可能？怎么能够把一个东西藏在这个东西中？且不说任何东西自己不能藏在自己中，就说体积，那是一样大小一样形状，怎么放进去藏起来？自古以来，无人理解。此一迷局，人们或习焉不察，或误解陈陈相因，没有人破解其中的奥妙。这正是庄

子的聪明之处，也正是作为右翼贵族思想家的庄子的狡黠之处。这个问题是贯穿于《庄子》全书的重要线索，是庄子作书的宗旨之一，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理解《庄子》的关键。这其中的原因，笔者在相关篇目后面的“辨正”里有专文论说，这里不再赘述。

本书《庄子》文本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为底本，对个别现代注本歧义的地方则依据郭象本加以考订，注译参考了近现代多家《庄子》研究的成果。本书是在广泛借鉴和吸取先贤和近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包含了学者们辛勤研究的心血。这里谨表感谢。

此书的编著及修改补充，前后阅八年，辛苦异常，黽黽勉勉，不懈不息，及出版，已发尽白，视茫茫。只要能够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及淑世利群贡献绵薄之力，辛苦都在所不计。就是因为这个，我很感谢三秦出版社总编赵建黎先生的帮助，感谢编审高立民先生编辑这两本书所付出的辛劳。

《庄子》距今时间较远，今人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有很大隔膜，写作本书的困难很多，虽经努力，仍不免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判指正。

作者 刘贯一

2014年6月

目 录

序 言	(1)
-----------	-----

内 篇

逍遥游	(1)
齐物论	(21)
养生主	(44)
人间世	(51)
德充符	(71)
大宗师	(85)
应帝王	(111)

外 篇

骈 拇	(121)
马 蹄	(128)
胠 箠	(134)
在 宥	(145)
天 地	(160)
天 道	(181)
天 运	(196)
刻 意	(213)
缮 性	(219)
秋 水	(224)

◇ 庄子注译

至 乐	(244)
达 生	(254)
山 木	(273)
田子方	(290)
知北游	(307)

杂 篇

庚桑楚	(325)
徐无鬼	(343)
则 阳	(368)
外 物	(387)
寓 言	(400)
让 王	(409)
盗 跖	(429)
说 剑	(448)
渔 父	(454)
列御寇	(464)
天 下	(479)

内 篇

逍遥游

【题解】

逍遥，优游自在；游，活动。本文用鯤、鹏、冥灵、大椿与蜩、学鸠、斥鴳这些大小悬殊的不同生物的不同本领作“小大之辩”，提出巧于用“大”的道家帝王之术——圣人无名以逍遥游于无何有之乡。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圣人无名”，从“小大之辩”出发，说到“小知不及大知”，旨在说明“无名”是帝王的最大智慧，只有圣人无名才能游于无穷。第二部分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从“小知不及大知”出发，说明帝王尧始“拙于用大”，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终悟“巧于用大”之术。余下为第三部分，总结出“大”之大用在于无用，印证圣人无名，不为世用，反而逍遥无害的命题。第一部分提出主张，第二、第三两部分分别从反面和正面论证，都围绕着帝王深藏自己既至乐无害又不失天下这个主题阐述。

可惜近两千年以来，学者皆误认为此文游谈于方外，向秀和郭象的玄学曲解，进一步掩盖了《逍遥游》作为道家帝王“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理论的本来面目，这也就难怪现代的人们都错误地把本文当作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的经典篇章了。

北冥有鱼⁽¹⁾，其名为鯤⁽²⁾。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³⁾。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⁴⁾，其翼若垂天之云⁽⁵⁾。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⁶⁾。南冥者，天池也⁽⁷⁾。

齐谐者⁽⁸⁾，志怪者也⁽⁹⁾。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¹⁰⁾，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¹¹⁾，去以六月息者也⁽¹²⁾。”野马也⁽¹³⁾，尘埃也⁽¹⁴⁾，生物之以息相吹也⁽¹⁵⁾。天之苍苍，其正色邪⁽¹⁶⁾？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注释】

- (1) 北冥：即北海。下文的“南冥”即南海。冥：通溟，海。 (2) 鯀(kūn)：古代传说中的大鱼。 (3) 鹏：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4) 怒：奋发。 (5) 垂天之云：笼罩天空的乌云。比喻鹏翼之大。垂：覆盖，笼罩。韩愈《贺雨表》：“阴云已垂于四野。”一般注本都把“垂”解释为“边远，同‘陲’”，“垂天之云”为“天边的云”。这是不正确的。本文两次以“垂天之云”比喻鹏，一次比喻夔牛，都是形容它们形体之大；而“天边的云”块状很小，且辽远模糊，不足以言其意。 (6) 海运：海水运动，这里指汹涌的海涛。一说指鹏鸟在海面飞行。徙：迁移。 (7) 天池：天然的大池。 (8) 齐谐：书名。一说人名。 (9) 志：记载。怪：怪异的事物。 (10) 击：拍打，这里指鹏鸟奋飞而起，双翼拍打水面。 (11) 抔(tuán)：环绕而上。一说“抔”当作“搏”(bó)，拍击的意思。扶摇：又名叫飙，由地面急剧盘旋而上的暴风。 (12) 去：离，这里指离开北海。息：停歇。 (13) 野马：春天林泽中的雾气。雾气浮动状如奔马，故名“野马”。 (14) 尘埃：扬在空中的土叫“尘”，细碎的尘粒叫“埃”。 (15) 生物：概指各种有生命的东西。息：这里指有生命的东西呼吸所产生的气息。 (16) 苍苍：深蓝色。正色：真正的颜色。

【译文】

北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鯀。鯀的身体庞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鯀变成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笼罩着天空的乌云。这只鹏鸟，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海。南海是个天然的大池。

《齐谐》是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说：“鹏鸟迁徙到南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海面上急骤的狂风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大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方才停歇下来。”林泽原野上蒸腾浮动犹如奔马的雾气，低空里沸沸扬扬的尘埃，都是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天空蓝蓝的，难道这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还是高旷辽远没法看到它的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¹⁾，则芥为之舟⁽²⁾；置杯焉则胶⁽³⁾，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